

走向陽光



侯迺慧
民國五十年九月三日生
安徽省宿縣人
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肄業
現職/
學生

散文佳作 侯迺慧

一個不愛問「為什麼」的孩子；我的童年以為灰藍是最自然的常色，潮溼的天空總是定定地瞅著我。人們可以解釋為何會下雨，卻不能說明為什麼那會是個事實；正如母親可以述說我是怎地出生，卻永遠無法讓我明白：為什麼？她的女兒是我！

回頭，幼年從一段渾沌虛白中鑽出身來。抖落迷霧，母親，早是最親近仰賴的人，兄弟姊妹已是生活中的伙伴；記不起渾沌中自己的面貌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：父親，變成遠遠模糊的往事。不曾敢問「為什麼？」因為每一個問號是一根鋒銳的利針，會刺湧出母親太多淚水。一個不愛問「為什麼」的孩子，心中充滿許多疑惑和命定的驚歎。

母親，總是孤子一人，在清晨出門，到天黑或初夜才歸來。一個年近三十的少婦，已經清清楚楚地明白：年輕浪漫的生命，嬌羞溫柔的美麗，以及在身上停駐過幾個春天的幸福，已隨著深埋進一杯黃土裡，闔上最後一頁。更明白為了五個稚小的孩子，必須穿上嚴父的衣裳，學習嚴厲和堅強。記得每天日落，帶著弟弟坐在家門口等她回來，日子總在等待和恐懼中度過。等待母親歸來，好讓家中有一絲安全感；又怕等到睏了，上牀了，還聽不見她的腳踏車聲。等待她回來，滿意兄姊的家事，欣慰我們的乖巧；又怕她對我們的疏漏的生氣。至於母親一天的疲憊，威黑中孤獨的回家路程，以及生活的壓力，都不曾進入我單純的悲喜中。五、六歲時，一個冬天的夜裡，母親剛從工廠加班回來，把五個孩子叫醒。原來停水了，要靠廟前那口井，才能清洗我們換下的那一大盆衣服。母親一個人不敢去，於是我們在朦朧睡意中，與搖搖晃晃的盆桶，跟著母親身後。不知道抬頭看看星空，我只見到寒風中緊閉著門窗的每一戶人家，發出昏黃的小燈光，想著他們正躲在溫暖的牀被中熟睡。廟前只有流水伴著洗衣聲，和哥哥壓水發出吱吱的尖銳音調。我們沒有講故事給母親聽，也沒有談白天的生活，更不會說笑話。只圍蹲在水井旁，靜靜看著母親緊抵的唇角和漠然的神情鑲嵌在深黑的背景中。她美麗的容貌和星星一樣，被遺忘在遙遠的天空，與她的生活世界沒有絲毫關係。我當時沒有情緒的心，要到長大後才明白，那叫辛酸；才想到如果當時我說個故事或唱一首輕快的歌，該有多好。

聽話、守規矩，是我童年的課題；而憂懼、深沈是我不夠體貼的心：用沈默把母親責備的眼神鎖在我的心門外。記憶中，母親幾乎不曾當面稱讚我們，只能偶而在她與別人交談中，不小心聽到她是多麼因我們的乖聽話、老成優秀而欣慰。我們的表現似乎是理所當然的，和我們的環境太相配，以致於有錯誤的言行，嚴厲的懲罰是最自然的結果。緊張和憂懼充滿小小的心，沒有多餘的心思去體貼：母親嚴厲的處分，其實是她莫大的傷痛和深切的期盼。這種無知與單純的辛酸，全然留給長大懂事後自己多愁的心。假如這一生真的能重來一次，我願以活潑輕靈的笑貌，小女儿的嬌嗔圍在母親身旁，化掉母親心中的凝重和孤寒，抹去兄姊們的深沈與憂鬱；好讓我們長大後，不必費力學習使用鮮豔明亮的色彩，不必長期揣摩如何表達愛和關懷。

宿命與冷漠跟隨我二十幾個春天。一直不知道，要常常抬頭看看天空，在潮溼之外，也有蔚藍的澄澈明淨，

還有霞采的豔麗豐富。更不知道即使是陰霾的天空下，仍可以唱快樂的歌，可以用明亮的笑貌去回應它。我呆駭地把自己心中的枷鎖桎梏了太久。所幸，生命根源中那一點仁善的本性，在幽黯陰沈的心境中是不曾熄滅光熱的。不管自己生命氣質多麼傾向清冷冰涼，總是有一份燃燒的真誠，加上家庭、學校教育的種種啓迪，願意愛家人、親友和不識的人類。雖然這份熱情是那樣含蓄、凝斂地包圍在淡漠的外表之中，但一些敏銳、用心、善於體諒的友人還是能夠感受到，並且惋惜這份溫熱在我生命中不得開展發散，而願意用各種不同型態的善意，鼓勵我走出潮溼陰霾的小天地。

雖知門外盡是陽光普照，我像學步的小孩，長久的猶疑和畏懼，卻跨不出門檻。然而心是向著廣大世界的，尤其數次不經意地知道一些朋友，神采飛揚、笑貌奕奕的背影，原來是從幽冷處幾番曲折翻轉出來的，才恍然信悟，生命原本充盈着各種可能與自由。信心和典範是踏出第一步的導師，而享受到陽光的溫煦，品嚐到內心光熱發散時的輕鬆和交流時的快樂，更是推我繼續向前的動力。但是自幼的積習，常潛在地蠱惑著我，對眼前這個漸漸明亮的自己，生起無名的陌生，也對暴露在陽光下的生命因缺乏隱蔽而油然驚懼。原來，只憑靠著原始的熱情和希望是不夠的；要等到多讀些書，學會在典籍世界中用全幅生命聆聽豐富智慧的言語，取來反省檢討自己的心境，才漸漸醒悟，驚訝從前是如何地依恃著直覺過日子，沈溺在個人的遭遇和福報中而不知道。原來，天地覆載生養萬物，是那麼寬厚親切，山用它的篤定，水以它的清靈來豐富世界；生命也應該純粹潔淨，卻被我丟置在自己不幸的遇值中，糾纏束縛。莊子要「原天地之美」，我必須先原生命之醇，把自由性與清明，豐富性歸還給生命本身。慢慢地，我走出了幽黯，不僅習見耀明的陽光霞采，也讓心中一點善意和愛，熾熱明亮起來。生活中，歡笑不再困難、奢侈，而是那麼自然地流動著，緩緩地也搖盪到母親心中和兄弟們的臉上。現在唱輕快的歌，說幽默的話並不遲，我把遺失在遙遠夜空中的母親的笑容，捧回我們的生活中。

一個閉鎖陰沈的孩子，來自於安全感的缺乏與恐懼；而強烈渴求安全感的心，起因於對幸福保障的失望和執著，然後用失望和執著的大鎖，把無辜的生命禁錮起來。要等待多少親朋的愛與細心，才能銷鎔得掉一把巨鎖；要積累無數先人智慧識見的灌溉滋潤，緊縮的心才能鬆暢。覺醒的生命自由了，便知道：不要再向天問「為什麼」了，而要自問「應該」做什麼，才不致辜負這麼豐盈的愛，才會深契那千古以來承繼不斷的生命智慧。快樂，不是達到什麼遭遇，被命定在什麼位置，而是我做了什麼體貼他人的事；不是潮溼的天空定定地瞅著我，而是我用澄澈的心境回想出青朗的天。

終於，我走進了陽光，因為愛。